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二十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雜著四

文廟配享私議

祀典之議紛紛也而於文廟為尤難葢非有明淵源之學等百世之識究斯文授受之詳者則未足與於斯也三代之間葢有釋奠先師之禮然其所祀者何人所舉

者何儀已不可得而攷矣自夫子以禮樂仁義之教為萬世文治者宗是以東京以来有立廟舍菜之典貞觀而降崇配享從祀之文宋元修之至於明而備矣然而從祀諸人者宋元有益而無損明則多損而少益嘉靖之間大肆升黜自吳澄而上即漢晉諸經師隳豆籩而出廊廡者亦過半矣將以謂非乎蓋諸君子學行容有未醇也將以為當乎則宰子冉有蓋有不粹於道者何以晏然堂上之尊七十二子未必盡深於學也何以不

殄東西之祀況乎漢晉諸儒者雖無絶世之德而有傳經之功夫苟於經教無所表章儒術未有發明則雖以諸葛忠武之才論者以為伊周之亞猶不得進而班焉諸君子承秦滅學之後區區修救鑿為户牖以待後人苟以後世之光大而盡廢之孝子慈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故愚以為七十子當祀則諸經師亦當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此嘉靖之典所以為未安也抑又有未安者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商之三宗周之文武

百世不祧上同太廟不以相土鞠陶而下為嫌也周邵程張奮乎千載之餘聞知聖人之道而使班于伏戴高堂之流則景行之道微而尚德之風泯夫曰以世次為後先則子思孟子亦豈當在冉閔之前哉今欲準酌舊章釐戍祀典以弘右文之規禮至重也欲濫而收之懼其後學之觀瞻混淆於表章之過欲嗇而裁之懼其先正之風流湮鬱於評論之苛揆之以三王祭川之義則漢儒不得不附于先賢之以子雖齊聖之文則周程不

得不食於後愚以謂是皆有以處之而無庸此紛紛為也定為配享於堂之禮顔曾思孟二程周朱位列于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冉閔游夏董王張邵之倫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彦有衛道之功者也文廟之南更立四祠各為垣墉東西相向一曰及門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曰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儒先之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祔之仍敕天下各立私祠于其鄉焉夫如是則亦兼收而不嫌於

濫甞取而不病其苛矣配享左右以世次相對既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為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以是仰答聖賢之歆可以遡源流於既往以是光昭人文之運可以動仰止于將來庶幾於風教之原有所裨助乎姑以俟夫議禮者采之有司也

記配享私議後

朱子語類云配享只當論傳道然則將來若有折衷大

典者當稍放朱子精舍釋奠儀而損益之以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九賢配於義為允然自冉閔游夏之徒亦皆聖門高弟故或拘於河海之源流時世之先後則雖漢唐儒者猶不可以後賢躋況於親炙之者乎愚幼時嘗妄為之論以為文廟左右當列為及門傳經二祠以祀七十二子及漢唐而下有功于聖經者春秋舍菜各於其所至三年而大祭則周程張朱退就後賢之位而羣以世次為序略如周人時祫大祫之制蓋當其大祫則

雖有功德如文武者配食太祖百世不遷然亦退就孫子之列以明順也顧舍菜之外又有大祭則經無明文列代之所未經不敢意為之説或於天子視學或郡縣新立廟宇之日行之亦無於禮者之禮也聊紀於此以俟賢者是正焉

家廟祭享禮畧

古禮之壞久矣其漸有因其本有根雖有賢人君子討論而服行之然所謂不尊不信則久而莫之從也固宜

況乎復古之難而變今之不易則凡所討論而僅存者亦多賢人君子區區餼羊之意自其身不能盡行而望人之從而行之尤不可得也禮莫重於祭而大宗小宗之法不講者且數千年夫無大宗小宗之法則源遠末離無所統攝分不定而情不屬雖有儀節之詳將安用之是以鄉異俗家異法有身列薦紳士類而迷妄苟簡至於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嗚呼其隨俗而安之乎抑區區講論行其宜於今者而不甚遠於聖人之意庶幾存

古道之什一於千百也歲乙巳家廟始成先君子將率族人修歲事焉於是講其禮曰此古所謂大宗者也當有明時族中先輩長者嘗攷古而立宗子矣然而有數難者古者無禄則不祭故庶人薦而已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其時卿大夫家非世官則世禄皆朝廷賜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禄祭今皆無之則宗子無禄也柰何猶倩大夫士之禮以祭父為大夫子為士其祭猶不敢以大夫況庶人乎難者一也古者宗子為朝廷所立

故其人為一家之宗而必嫺於禮法今則有樵採負販使之拜俯興伏茫然不省知者矣而柰何備盛禮以將之難者二也凡為宗子者以其為族人之所尊重冠昏喪祭必主焉故祖宗之神於焉憑依今則輕而賤之者已素一旦被以衣冠對越祖宗人情不屬而鬼神不附難者三也是故世變風移禮以義起今人家子孫貴者不定其為宗支也則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而惟斷以無禄不祭之法且近世褒贈祖先固不擇宗支授之褒

贈之所加則祭祀之所及揆以王法人情無可疑者雖然古之遺不可棄也蓋緇布冠之廢久矣而冠禮初加用之中霤之號遠矣而五祀之名沿之説者曰不忘古也宗子之法先王所以尊祖敬宗聯屬天下之深意今雖廢詎知來者之不復興乎是故使禄於朝者執爵奠獻而設宗子之位參焉其祝告曰主祭孫某宗孫某蓋權以古今之宜勢不得不出於此也寒家族人極衆既有始祖之廟則又將使合族均勞而伸其敬於是又有

直祭孫者其位亦參於主祭孫宗孫之末而祝告并及之此余家廟見行之禮然也難者曰宗孫亦貴而爵位下於支子則奈何曰稍相亞者則先宗子遠相懸者則先支子也其家而適無貴者則奈何曰無貴者則無禄矣不可備祭禮也雖有祭田而非世禄必也殺其爼豆畧其儀節彷彿乎古之士禮稍優於庶人而已或者尚可免於僭妄之咎乎其主祭則以何人曰使有衣衿而行輩長者為之或并無則以宗子也凡前所講者皆為

大宗也若小宗之禮則在今日尤有至難者葢既祀其四親則必以高祖之嫡長為小宗而其弊無異於前大宗之所云矣然始祖不祧而四親迭祧其事體不同一也今士大夫家始祖多有廟而四親無廟各祭於其家而已其事體不同二也故人家之祭四親莫不高曾祖同而父異或高曾同而祖父異高同而曾祖父異泯泯棼棼已非復古者小宗之舊矣此則余家未能正之姑且狥俗無可奈何然猶高之忌日則就高之宗子而拜

焉曾之忌日則就曾之宗子而拜焉要之大宗不立則小宗益無所附麗而据依雖有宋大儒程馬張朱諸賢固未嘗極論於此故曰至難也然則為今日之禮者何如曰古禮不可復則存其意焉而已始祖四親於古固不得人人而祭自伊川程子之說曰人本乎祖始祖皆當祭也服制及於高曾則祭享亦如之四親皆可推也此固所以因世變順人情而為後世折衷然以程朱所行考之朱子則不敢祭其始祖曰疑於僭伊川遺命乃

有奪宗之言謂已之官法得立廟也然則大宗小宗之祭自二賢行之而後學益疑於所從夫大賢言行將為萬世法豈其有偏見私意哉以愚度之朱子避亂而僑居於閩其族人遠在婺女故朱子不敢獨祭其始祖以安於禮藉使當日聚族而居而其族人已設有祖廟如今人之為者朱子豈得廢之而不祭哉吾知其必從伊川之說無疑矣伊川之奪宗學者尤惑焉曰倭師聖之言而非伊川之意然自唐以來官尊者法乃立廟立廟

自伊川則必以伊川主祭故曰奪宗也但不知所謂廟者大宗乎小宗乎如大宗也則惟伊川生存乃得主祭若其子孫為無禄人則亦不得世其祭矣以理揆之必也其小宗也葢四親之廟自巳立之則子孫尤可以世其祭以終于巳此亦所謂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也故於今而斟酌二賢之意則始祖之廟如愚前所云者葢庶幾焉何則謂之始祖則其子孫衆多必有法應立廟而可以主祭者矣且既踞不祧之位則其廟固始祖

有也有之則不可廢故其子孫得更迭以其禄祭無所嫌也若四親則親盡迭祧而廟非一人之廟高祖之祭及其元孫以下則廢之矣故祭不常則廟亦不常必使法應立廟者立焉而使其子孫猶得以主其祭迄于巳之祧而止如伊川之説固亦變中之正也猶以為疑則亦參以愚大宗之説立廟者主祭而仍設小宗宗子之位奠獻祝告同之其亦可矣若乃五世之中無應立廟之人而其勢不可聚則各備士庶之禮以奉其四親而

亦當於高曾祖之忌日各就其宗子之家而先展拜焉庶幾古人之意未盡湮沒而可以待夫後世之作者

小宗家祭禮畧

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親廟自天子而下降殺以兩葢大夫僅及於曾適士僅及於祖而已伊川程氏祭禮欲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曽祖禰爲四親廟以謂祭法由服制而起今喪服及於高祖則祭亦宜及之實得人情之安王嚴叟稱其有制禮作樂之具非虛語也然祭四

親者亦止於宗子而已五服以內之支庶則固有事於宗子之家非家立廟而人為祭也然古者無田則不祭祭用生者之禄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後具明矣古所謂宗子者皆世官世禄者也今貴達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隷宗子之分與禄既不足以配其四親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絀於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遠之愛如此則程朱之禮又窮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襲禮今之禮僭亂極矣後聖有作雖復緣時損益可也非天子不

議禮吾人身為大夫士行之於家去其僭妄紊亂甚害理者而已吾家大宗之禮又當别論以四親言之我於先人為宗子而祖以上則非揆之於法得奉禰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舊所通行又皆不論宗支輪年直祀吾分既足干祫上及高曽又恐將來之官不能常與直祀者之祭食君之禄以豐於昵恐非先人之志故今所奉祀並立四親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歳直祀高曽祖者吾咸與焉然退而修四時之事亦必並

設高曽祖考之位而申祝獻焉非僭且瀆實則準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吾家大宗時祭舊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則否止於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葢春秋之義大矣怵惕惻愴之心自近者始不當於遠祖獨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節當之則清明為春暮七月為秋始迎來太遲送往太驟亦失禮經之意今欲定於二分之月別卜日為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則循俗薦饌焚楮如

家禮俗節之祭而已況家禮尚有四時之祭皆用仲月
今春秋而外有冬節薦鮮可當冬夏二祭其禮稍殺於
春秋可也又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祭
為吉禮而忌則喪之餘也今俗廢春秋吉祭而反於忌
日飲酒食肉謂之受胙吉凶溷雜非人情殆不可用今
逢忌日亦當稽朱子家禮及語類所載變冠服不飲酒
食肉終日不宴親賓志有所至乃近於正生忌則不然
禮稍殺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於奠后土之神為祖

考托體於此歲祭焉所以報也今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輒如食其臧獲而已簡嫚之極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饌祖考與土神同奠獻則依家禮先祖考而後土神自内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數者皆大節目苟失禮意不可不正其餘如元旦五月節中秋重陽節此等皆可不拘豐儉循俗行之所謂事死如事生節序變遷皆寓不忍忘親之意

時祭春秋用羊豕冬夏或一羊一豕禰忌日及生忌日

俱用羊豕高曽祖忌日用牲饌生忌日用牲果元旦清明七月除夕用牲饌端午中秋用果酒或一饌俱角黍月餅之類墓祭祖考土神俱用特羊或特豕俗祭禮皆陳饌醴酒于祖考之前并進湯飯已畢然後主人酹酒于地而畢親賓以次拜而遂徹不思酬酒于地之義謂何以謂求䰟於陰則當求之而至庶幾享之不當于神具醉飽之後而後求之也今當奉數饌於神前便行祭獻之禮寧可親賓迭拜而進饌未終不可羮飯既戍而

祭酒方始蓋古禮之復也有漸今時俗趨簡未能驟行三獻之繁㦯堂事狹隘親賓至有早晚又未能齊同行列以正迭拜之失故只得主人先行讀祝降獻之禮正其始終而已其有行列參差遲遲戾止則自既灌而往者吾亦末如之何若夫酒冷飯殘以須親賓之至而後降獻則斷斷乎其不可也

近代多用寒食上墳然稽之古義廟者神之所棲墓者魄之所藏也春與陽氣俱來則神之伸而廟祭宜殷秋

乘陰氣而往則魄之歸而墓祭為宜然八月方行時祭恐或人事物力不能兼舉古人報土功以建亥之月今定以十月掃墓庶為得之

直祭非古也然今欲均勞逸且使祖考諸子孫婦皆知蘋蘩之義而皆於宗子之家行之亦未為失

五祀禮畧

古者惟大夫祭五祀然則五祀之祭士庶葢不得而兼之也然今雖編氓之家醮祭天地禱祀河嶽尊神僭妄

無所不至則家祭五祀乃得其宜而反於五祀之祭簡嫚媟褻付之婦人奴婢而已是古者必大夫而後得行之祀典今則士庶人之所不屑必擬夫古天子諸侯之祭然後用之俗之悖謬越禮莫此為甚故有家者于祭五祀不可不講也上古穴居野處鑿其最中之處以通明而雨亦溜焉故曰中霤以其最中是以為一家之主後代易以宫室而仍襲中霤之號不忘古也其在於今則當之者梁脊是已居一家之中為一家之主其神屬

土古者士大夫之家門皆南向户皆東向葢東西陽也南北陰也堂之門自外而入偶而屬陰室之户自内而出奇而屬陽也惟天子之室左右有房則左右中間皆宜有户故在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言西南者著天子所獨也其東户則大夫以下所同不必言也大夫士之制西室東房房向北主婦所居即所謂北堂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是也室户向東主席在西牖之下詩曰于以用之宗室牖下是也葢古者門户竝祭户陽門

陰令作室者率以門為美觀至於東西兩傍出入之處亦不設户陰盛陽衰豈其所宜考以五行之内冬宜祭井然月令其祀行而不及井者葢古者數家同井不能家有之故易以行或以行為門外軷祭之處恐非也冬乃收藏之時豈宜為出行之祭葢兩階之下屏之中間有行焉雨集則水所注令俗呼天井是已故以代井祭也如家有井者則必祭井無疑五祀之祭今世簡畧已極考之古義則必躬必親不可委之婦人婢僕乃合禮

意惟竈神之祭婦人可攝行之而使廚者執事門戶井神之祭子弟可攝行之而使司門者汲水者執事中霤最尊主人在家則必身親而使子弟執事可也祭五祀之時月令有明文矣今俗祭土神用二月政木尅土傷之時祀竈神以八月又金盛火衰之候皆失其理也今定依古禮二月祭戶五月祭竈六月祭土神八月祭門十一月祭井其禮用牲魚五奠獻如家祭之禮

樂律

樂有聲有律而聲又有正聲有變聲律又有正律有變律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數者備而樂之用周矣正聲者自宮聲之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者是也變聲者五聲相次隔一律則其音和隔二律則其音遠角徵羽宮之間相隔二律故又自角轉生二律以補其欠所謂變宮變徵者是也正律者自黃鐘之管長九寸積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損益相生而窮於仲吕者是也變律者仲吕反生黃鐘不及九寸之數謂之變

黃鐘焉自此而又損益以生十一律者是也正半律則取正律而用其半也變半律則又取變律而用其半也律之所以有變有半者則以宮聲最尊而商角徵羽不得陵焉故黃鐘為宮則其餘六律皆以正聲應而無侵陵之患他律為宮則臣民事物不敢陵君而或用半焉或用變焉所以避陵起而順五聲之序抑且備清濁而極中聲之變也雖然聲律之本皆起于黃鐘則黃鐘一律要矣黃鐘之管長九寸者定論也史記言八寸一分

者變一寸十分而為九分以便于相生也吕令言三寸九分者謂别製一管以為律本名曰黄鐘之宫自黄鐘八寸一分至應鐘四寸二分長短之間相距三寸九分于是即其間穴而吹之以備黄鐘七聲以為十二律取聲之凖而已其實三説無以異也黄鐘圍徑古無明文然即周鬴漢斛之制推之則其面冪當容九分其積實當得八百一十分由是以冪積而求圍徑則黄鐘之實數得矣蔡邕孟康言徑三分圍九分者非也胡瑗蔡元

定以冪積求之徑不止於三分圍不止於九分者是也然胡蔡之算亦以徑一圍三之法定之殊不知徑一圍三者古人之疎率以量田地則可矣一管之微其聲氣之妙轉於毫釐杪忽之間而可以若是其約畧疎闊乎故必以祖冲之密率算之然後黄鍾之徑圍積實可定也若夫古人之尺寸今已無攷故或求之累黍或參之古斛量權衡之屬此雖博雅之一助而實非制作之原本必也如蔡邕所謂不如耳決之明程子所謂以上下

聲攷之必得其正者乃為極至之論葢音樂生于人心而成于治化人心和則中聲可定治化感則雅樂可興而又博求知音之人析以明經之士使鏗鏘鼓舞與義理之實同歸則千年之誤可正一代之樂可成

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為本以明理為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奥故必以學庸語孟為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為

之門户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況以吾所遇亦未見莫稱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于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志尚邁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其時

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遥羣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屬已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

得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為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資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為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課諸生

資高者頗能聰明解悟質厚者亦多肯埋頭讀書然及其至也聰明解悟徒以長其傲慢輕忽之心埋頭讀書

只以成其卑庸凡陋之智此皆其志向之大差心術之至謬所以高高下下其究同歸求一豪傑之士而不可得也凡經書聖賢所言皆先以辨志立志志道志學此處若無根種源頭保其榮華之隕不終而汪洋之涸可立待也學在不息不息在立志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由於嚮道而行望道而至也農夫之志在於有秋商賈之志在于三倍今學者徒志富利則與農夫商賈何異況其歸于損人殘物豈若農夫之食力而商賈之

謀分哉須思為士者如何是志如何在家成得孝子如何在國成得良臣如何居鄉而謂之德行如何仕宦而謂之事業先有自任之重之心而後繼以自省之勤之力此之謂豪傑之士也

摘韓子讀書訣課子弟

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此文公自言讀書事也其要

訣卻在紀事纂言兩句凡書目過口過終不如手過蓋手動則心必隨之雖覽誦二十遍不如鈔撮一次之功多也況必提其要則閱事不容不詳必鈎其玄則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異剖斷是非而自紀所疑附以辨論則濬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輩當為諸生時皆有經書講旨及綱鑑性理等鈔畧尚是古人遺意蓋自為溫習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學者亦不復講其作為書説史論等刋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

故不與為巳相關故亦卒無所得葢有書成而了不省記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

答王仲退問目四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說者以氣候淺深言之固是然人之資質合下便有此三種根器有人於事理極理會得容易然曉得便了無喜好之意則索然無復餘味又有人亦知喜好而不根於心無躭著不捨一段精誠則或他好有以奪之便不能久於其道

復而不厭亦不能溫故知新日進无疆惟上等根器纔知學便有樂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如嗜芻豢者雖肴飯可廢如有山水花石之癖者雖至於傾家財以供遊玩不悔也此方是真種子二程從此入手故明道晚年欲著樂書想是為發明此意耳

姿性有鈍敏不可強也雖然亦視其志之分數何如耳如有十分志向則其誠必不息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則亦無微之不入無堅之不破凡溺心於邪者必有

鬼憑之專心於正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非鬼神之力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王荆公云方其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謂神物非從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靈爽之所為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此理至確惟在有精進之力無退悔之心有廣大之願無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鈍魯人不足為憂也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

終歲而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年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為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說而別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戶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吾斯之未能信信字須玩味若說是自信得有仕的材料則如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有以自信者何以喟然之歎獨在於點然則所謂曾點漆雕開能見大意須離却仕字看須體會斯字是何所指斯者此理也觸處皆是此理不知者固已曹然知者亦終是信他不過既是信他不過則習俗足以移之時勢足以奪之私情足以牽之事變足以亂之以之自守雖有存焉寡矣以之應用欲其沛然也難矣故夫子曰篤信好學便是信字實際

今人皆能道信心信理信天信分實則信者幾何時常以此意自檢察便是滌雕開一派學問也

答鍾倫兒問曰三條

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此語似創見然確不可易當更精究之試思謂未發中有人心於理安否然謂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措語自未妥須云未發是道心已發是人心方穩耳嗜欲根于愛愛根于仁可見嗜欲自嗜欲愛自愛而仁自仁矣非然何以一物而三名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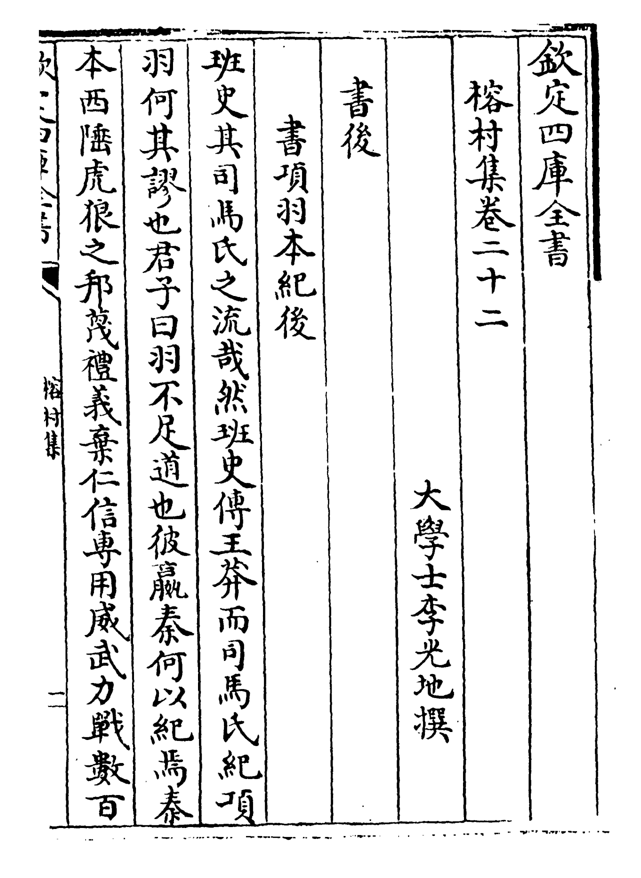
論其根則豈有離情之性離人心之道心即曰已發未發已發豈不根於未發乎

誠敬只是一物然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可見只是一物而相首尾矣葢誠由敬入也然雖相首尾相表裏而不妨竝致其功何則敬是不慢誠是不欺恭儉豈有以聲音笑貌爲哉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敬以持之於外誠以主之於中內外夾持而學問之本立矣重威

章便是如此須體貼向自已勿牽纏於語言之細
經綸是體道立本是盡性知化是知天體道由於盡性
盡性由於知天又體道故能盡性盡性故能知天亦相
首尾之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然看四書最不可
苦纏動静存發等字蓋孔孟口中無此也若論心中頓
放則頓放許多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便是道頓放一團
仁義禮智便是性頓放一派元亨利貞的全體便是天
是天也吾與子莫不有之而能如聖人之浩浩否也然

則其所知可知矣

榕村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集卷二十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書後

書項羽本紀後

班史其司馬氏之流哉然班史傳王莽而司馬氏紀項羽何其謬也君子曰羽不足道也彼嬴秦何以紀焉秦本西陲虎狼之邦蔑禮義棄仁信專用威武力戰數百

年而取天下志既遂矣乃悉除絶先王之道欲以塗塞
抑遏萬世至今二千載其跡未湔此其立國猶未足胥
隋比而罪於后羿王莽浮矣故后羿之惡誅之者不必
夏家王莽之姦何必夷自劉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討
之豈以其曾一區域狠列莫繫哉秦既無道享國又淺
覆之者雖非宗周之裔要亦共工羿莽倫爾故董仲舒
劉向皆以為大漢繼周班固言秦莽同歸殊塗俱用滅
亡别諸五德之外以為閏位餘分豈不卓哉豈不卓哉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据漢興亡而為之論其時前懲秦弊後鑒莽禍故稱述詩書以枝葉相持為大也比及曹魏疏棄本支成坐亡之勢有宗室曹冋者續班馬之議迄於東漢之衰反覆前車之戒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意者始自唐柳宗元于後文人之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相一夫追究古今制度不原聖人之本指而徒放乎末流以立説者皆未可以為萬代之折衷

也況於利害亦未周盡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援於諸侯與唐有豎宦之尊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肺之内爢而爭手足之强弱也故曰處暑至蚤蝨生日月西螢爝燿苟王政不綱則親疎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末乎是故君子不為私家之議而定萬世之經衆言淆亂折諸賢聖至哉乎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為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苟簡之意不生四則無更代變易之

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於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哉自漢以來内無周公營洛之心外慕秦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宣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廾牧因之而不修學校由是而不舉地水之比無聞嶽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為苟道而明王賢佐之所慨然思興者也何暇區區焉比擬形勢之重輕圖度天命之久近哉

書後漢書西域傳論後

按此自佛説入中國後論佛之第一篇也朱子嘗言韓歐之闢佛以禮法張程以道理而能窮其詭僞變換之實者宋景文公唐書李蔚賛也余謂蔚賛言佛書鞮譯差殊多華人剽取莊周列禦寇之説以佐其高者其言誠當故朱子作釋氏論盡用其意然如范史此論曰誣異之甚曰好大不經竒譎無已而推其源以為道書之流極其竒幻以為鄒莊之比則凡景文之所疑者范氏先之矣自來無述此論者豈以范之人卑之耶然其家

學乃自武子而來武子儕二王於桀紂則於佛說必有所處惜乎蔚宗溺於時雖用其意必猶有所依違於其間也且其迦騫超通道西南而闕然無述則佛之有無猶不可知此尤足為尚奇好異者之戒今中國有人其姓孔其名某字某其言其行事炳明簡冊如吾高曾家譜此真可信而萬無一之可疑者顧捨而求諸似有而無之人若曉而昧之書誠韓子所謂好怪者而已矣羲農黃帝聖人也夏殷之禮聖作也以其荒遠無稽闕畧

無證則夫子删而不存況乎來自遠裔不可詰窮理絕人區事出天外者哉

書蜀志後

余讀蜀志畢為之憮然一歎夫劉氏立國微矣然四五十年之間人盡其用大抵清素節約忠毅果烈之士為多且一二之士皆蜀產也豈信其時才則美哉葢劉葛君臣之間推誠樂善軒豁無猜惟才是取罔有親故疎逖而孔明方秉澹泊之操厲鞠躬之節以先之史又稱

其科敎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夫如是則雖貪夫弱質孰不奮起況巴土山川竒麗文翁以來世習文教因以禮義敺之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才為世用有勇知方固其所也夫以區區之蜀而殫用其才抗衡天下乃有餘裕若治天下而猥憂無人豈不悖哉

書韓子原道後二首

韓子以博愛言仁程子非之謂舉用遺體也愚謂當合

原性考之則知其言之精當不特無可議而已性者體也道者用也原性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義曰智曰信而七情在其外此韓氏所以言性也愛列於情博愛為仁以情言也有情而後有道中庸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韓子繼性而原道則言仁義者舍愛宜而何以故曰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感物中節是謂率性之道博愛也行而宜也皆仁義之發性之用也是以繼之曰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名實固如此今次韓書者先道於性故其章首仁義之云如無所根本者苟先讀原性以觀原道則可疑者釋然矣其篇次應更定以合中庸語道之序

韓子引大學止於誠意朱子亦譏之愚謂此韓子所以能識大學之意者也大學之道推之至於正心誠意盡矣身由是修家由是齊國天下由是治且平中庸孟子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一也是故語道至於誠至矣大學之格物致知葢中庸之明善而所以誠其身者也不在誠之外也故大學古文曰物有本末即物也知所先後即格也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即物有本末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知所先後物格而後知至也象山陸氏引物有本末至致知格物為一意以證為學講明先於踐履之事其指固如此陸譚經誠非朱倫獨此一義愚竊以為甚精葢首章

格物之義既明則其繼以誠意非錯簡也王伯安始復古文又陸學也不如引此而自為之說何哉誠者聖人之本也明者誠之端也異氏不明理而自謂誠則折之之辭當止於誠意正心不當上及格致其所以治心而外天下國家則不能格物之由也故韓子引經不完是韓子所以為大學之意者也

書韓子送王含秀才序後

隋唐間有文中子王通者講道河汾據中說家傳葢聖

賢之流也然隋史唐初作也又謂作史者魏徵之徒皆其弟子乃曾不挂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故其行跡到今疑之然觀王勃詩及劉禹錫輩所論其決有斯人明矣禹錫固韓同時況其書實有過人者程朱子皆以為荀揚不及也韓子獨無稱焉何哉醉鄉王績字無功文中弟也韓子悲其昏冥麴糵謂不得如顏曾遇聖人故然今文中子孫尊之以為命世使其然也醉鄉之所遇亦幸矣韓子何以悲之乎司馬溫公曰予讀其書誠好

學篤行之君子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反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朱子曰假卜筮象論語及妄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殆福郊福畤之所為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也予謂兩先生之論皆篤矣韓子識書之真贋其平日不道意或如此又惡傷於厚也而託醉鄉以寓意故伊川曰退之責人甚恕其目荀與揚也猶曰大醇而小疵

書韓子進學解後

此體文此篇與揚子解嘲千載稱絶矣解嘲中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為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絶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

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此篇謹嚴浮夸奇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文者

書柳子厚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後

柳子廢錮益自奮故其文日進識亦日廣其矯然于既躓而思所建樹永柳諸書牘皆可觀也此書往復數千言古來辭命之貴未有方之者然無餘言冗字一意反覆以終竟其說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其庶與道之不傳

學者以意為說各如其就之淺深雖幾似之矣而毫釐之際正學者所為盡心也柳子曰方内而圓外尋其意葢以恭讓小心祗懼敬戒皆為圓外之事而引堯舜禹湯高宗文武至於周孔以實之大指則歸于欲行其道而為此以售世嗚呼是何識聖人之末也且以是為圓外則所謂方于内者又何物豈詩書經傳但讃列聖之外者而不及其内者與吾謂凡柳子所稱列聖之事皆其内者也不恭讓不小心不祗懼不敬戒則幾所謂罔

念作狂者而聖無由以聖聖無由以聖則彼方䘚䘚翼翼自理其心之不暇而曰吾將以售行其道不亦遠乎柳子之為是言凡以藥楊生之愁檢局而慕縱肆故進之恭謹之道不踰矩之說如是則是方也非圓也謬方圓之實而號不美宜乎無以下楊生之心而息其喙也易曰敬以直內列聖之事皆敬也皆所以直內者也若夫外則義以方之而已未聞以圓也由柳子之說則是義以方內敬以圓外也何其與易之意異乎無乃有撟

故不屑于其中而為是不得已之恭讓而所謂敬義者皆失乎然則圓之説果無施乎曰于易有之圓而神方以智精義入神則神圓而智方圓所以為方非方圓兩轍也或曰論語稱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柳子之言或出于此曰三者皆由内以方外之事非義内而禮孫外爾夫圓外之説行其敝也脂而不憨吾故曰以意為説而不考于相傳之道之過也

書王荆公答司馬諫議書後

公之鋭志强氣此書可以觀矣惜乎公之徧於心而踈於術也夫起千年之積弊復往古之明規非精於術者不能也自謂術之素矣非公於心而盡於理者亦不能也公以其所學者欲試之行自謂世莫加焉然周公心法治要布方策者甚多顧獨取其制度之末漢儒觧釋之誤者以為據不可為精民議洶洶而不采多聞直諒之友謚於朝著而不諮不可為公且盡彼夫立功名破俗論齊法令矯民情者商鞅之餘喙非聖人之至訓也

書曾子固梁書目録序後

自子思子言性又言道所以䕶中庸塞隱怪者至矣至孟子之時有告子者立説以賊性而楊墨之徒𢦵其言以害道於是性善之指無父無君之辨反覆累申而不厭自此更秦漢以越六代而至于唐則性道之不明已久其言性言道者獨韓愈為近之若李翺復性書乃反同于釋氏之意吁翺與愈講切素其作此書自位為不庳矣而如此況其他者乎愈之言性也不離情其言道

也根於情而成於教其匪是而言性曰雜佛老而言者也匪是而言道曰是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予讀曾子序梁書曰庶幾中庸孟韓氏之旨者與中庸言至誠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而與天地參也其言聖人盡道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而世為天下法曾子祖其說曰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於外者皆天下之達道故為之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以

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于人情與之同吉凶而防憂患者莫不一出于人理嗚呼其論美矣夫情與理何生生於性也彼所謂得於内者可行於外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其諸中庸合内外之道者與李翺復性則黜情合中庸孟子之言觀之情不可黜也韓子曾子之有得于是所以為賢也黜情者助釋老而為之攻者與

書蘇子由三宗論後

殷有天下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之獨舉三宗何也曰為其享國之長久也秦漢之主蓋有祠神仙求方士以庶幾其長久者矣其志皆以天下為樂而欲永享其逸也而周公言壽乃歸之無逸則知聖人之壽將以勞天下非以逸其身也抑因以知聖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一身而得之也何則其功德之在世故有以格于皇天也而以逸而壽者非天意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也而以逸致壽者非天道

以天道合之天意則夫强志氣屏嗜欲不以外物賊乎其内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㝠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已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葢自學士大夫寡欲清心積行累善皆有行之而輒效者況乎帝王之生其受氣也尤厚而其功之所及德之所施又非可以尋常福報論者哉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説與曰治民祗懼曰嘉靖殷

邦又曰保惠庶民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説與蓋必其敬天勤民而後為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戒不可言從於躭樂者矣而其後禍乃如蘇子所譏又獨何哉

書王守溪性善對後

性之説自周子以誠言之程子以理言之至朱子而辨論反覆幾無餘藴矣數百年來凡講訓之書科舉之文誦師説摭成言未有以測其是非也中間有憤悱不自

安者出焉而求以識性乃反不勝其背馳之甚然則性之説其果難明與近代講性命之學與程朱異者曰姚江三氏其同時以學名而不與附和者有虛齋蔡氏整菴羅氏制舉之學為一時楷而能熟於或問大全之書者有守溪王氏余少讀虛齋蒙引見其拘拘焉疑於朱子理氣先後之説大指盖曰天地間皆氣也無始無終者也安有所謂理先氣後者哉至求其所謂理者盖曰凡氣之運行無過不及者是也朱子圖説曰太極者所

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則欲更之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全體也意以為言全體則運行不偏勝之意可見而云本體則不可知也後得觀槃菴困知記其疑與虛齋同其大指亦曰氣之外無所謂理者而已而又曰觀理者觀於氣之曲折而已至其果於自信遂訾朱子而上及濂溪則與虛齋之退然存疑者又未可同日論也夫槃菴當日號為直諒於姚江者而其說乃如此則其所以失者何也曰失皆在於不敢離氣而論性王

氏以氣之靈當之蔡與羅以氣之迹當之也吾之所謂性者非靈非迹雖離氣言之而未甞無此則所謂本體所謂大原實驗之在陰陽五行之中黙識之則超乎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守溪之論性曰天地間偪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也姚江之傳守溪舉是為稱首夫釋氏之説尊靈覺於無上守溪以為隨氣而有其陋必為佛所嗤也姚江佛者而亟稱之亦為以靈言性之説合耳虛齋整菴所執又出其下

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守溪又引夫子之言曰心之神明謂之性以吾所聞是聖也非性也此未知其誰是然既不出于大傳論語之篇先儒未之引用也則置而不辨可也

書鹿太公家傳後

班固謂四豪者五霸之罪人也漢之俠者又四豪之罪人也豈非謂其赴難死黨而不軌於義無益於公與東京之季倚乎公義矣然亦有徇聲挾氣為之者不根於

忠懇之誠不出於醇厚之德則於儒者之行猶遠故論之者曰一變至道也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曁乎捘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間終身不仕頽然若一耕夫耳當魏忠賢糜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焰濺波靡不焦爛於斯時也能為申屠太丘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曽不慮吹毛之及已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或曰不在

其位而犯其難於中道槩乎余曰不然國步方艱食土者皆君臣也蔢猶恤宗周之闕况公之父子皆列朝非遯荒出遯者比詩曰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覩其佐父以清直而朂子以勤瘁直至視其子孫殞身以殉忠孝而悲慰交胸大義慨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怍于聖賢也决矣其諸隱德細行具傳中不悉論兹特論其大者以風焉

書家譜傳

諸公在隆萬間皆一時之選也雖奉常善揚祖徳然諸公靡然共聲可以觀仁矣盖吾祖之仁洽于鄉顯于國斯是以不可掩也今吾子孫千餘雖有惰游食舊以老嗚呼仁之遺不其遠哉山之鬱雲以澤物也雨于山而草木潤滋天地萬物施應之道如環在循智者昭昭乎見之仁者亹亹焉行之豈有勸哉譬子孫於祖如草木於山焉山之澤不涸故草木不敝然益自栽植茂翳以蒙覆陰潤山之澤其愈長乎燔焚斫伐澤且竭矣而亦

何可恃之有是故今日之稱祖德也不以幸而以戒

書先公遺帖後

鄭康成云天不欺至誠者先君子平日多見忽於人而

蒙神諒凡叩卜祈禱及夢寐感通之事鮮不應者此事

地等脫難後先君子每每言之是時先慈夫人亦夢神

告汝家出賊須初夏初秋耳至四月九日伯父始刼賊

巢拔兩口七月七日合門生還皆顯異也明年丁酉八

月朔父又夢大父與同郡先正蔡虛齋先生合居壁間

語錄盈滿記其語云寒暑非可意定故隨時為靜中功夫不可知為何祥然父生明季士習披猖之時動以先儒詬病乃獨多蓄程朱書及同郡蔡林諸公講說諄諄教授諸子精誠交通蓋非偶然者越七年癸卯之冬地鄉舉刖歸父一日忽曰科目行有變汝等讀書俟之明年果改策論而地丙午以是售亦未知其感何朕兆也是冬又夢入關侯廟見有偉然丈夫翔步者或指曰侯也父拜問前程事曰屯初一爻牢記在心父曰非盤桓

居貞之云乎侯曰固然至甲寅閩中大亂親疎日以利害相刼父曰神警在斯乎可不勉諸時二賊多誅夷不從已者甚更為釘鑿之刑以威士大夫父拳拳一意憂危彌厲嗚呼不肖遺孤之免于隕其宗非父之教祖考之餘德而神明之顯佑與父平生孝誠不以自居動曰神庇也此紙季弟藏之後三十年地捧讀于京師哽塞如覩音容囘念少壯幾何而今白首蒿棘之悲欲報安極敬書其後以示孫子

策問

己丑會試策問

問先儒論學之旨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踐行此三者為學入德之方亦即尊主庇民之道是故其敬純則所以不敢幽獨靖共夙夜者在此矣其理明則所以通達治本周悉世務者在此矣其行粹則所以潔已奉公憂國體民者亦在此矣我

皇上學貫天人道符堯舜于近代程朱之書尤惓惓表章焉

良以其標持敬以為宗揭知行以為要有黙契于聖神之心者也夫義理不窮則於賢聖精微古今事變不能知也踐履不篤則於特立獨行遺大投艱不足頼也然必先之以敬者何與敬為知行根柢朱子論之詳矣而或者以析知行為支離提主敬為增添然則朱子之意其亦可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與唐虞命臣必曰欽哉傳曰君臣主敬則敬之一言於事君尤所重易之乾三言誠坤二言敬程子又曰誠則無不敬無乃存誠者即

居敬之實與二字所為契合之旨又何謂也夫修身致
主同條共貫多士涵濡
聖澤數十年于兹所以講于儒先而為自獻之資者必有在
矣其抒所學以對
問周官之法溝洫以防旱潦委積以備凶荒蓋統天行
人事之消息而為之計意至周也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日者南北二河悉經
聖謨指授濬渠修堤環千里水澤荒區淤為沃壤矣又推之

江浙列郡使大吏廵行相度因地勢高下建閘啓閉濬有所洩旱有所資詩所稱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者何以加焉復以積貯為生民大命常平之外又推行社倉之法無非所以責成有司加惠元元廣蓄儲而豫振救也夫河渠之大者患其潰溢則隄防宜急小者慮其填淤則疏濬宜勤常平之筦于官者則主守之出納宜嚴社倉之貯于民者則鄉正之選擇宜慎將無講畫之詳者存乎法行法之善者存乎人歟我

皇上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成效者何歟漢召信臣之水利耿壽昌之常平所以使民稱便者其要安在朱子之社倉行之數十年而一縣無憂荒歉者何道之遵也諸士異日皆有民社之責者其矢心竭慮以對

問經道汙隆與世盛衰故漢唐宋明之興莫不敦尚經術所關可謂重矣我

皇上所以尊經崇道者獨至而且篤信周程張朱之書以統

壹諸儒之說經學之盛千載一時也夫經者天下之公
理非一家之私言故有後人發明之功不可誣者亦有
前人傳述之勞不可泯者考五經傳註朱子手定易詩
二者而已夫京焦卦氣孰與邵圖王弼清虛何似程傳
朱子宗程邵以作本義其視前儒淺深醇疵之致可以
約畧指歟齊魯韓嬰之詩不傳而毛氏孤行其說果盡
孔門之舊歟考亭東萊之辯孰為得失也餘三經者朱
子未有成書而或者盛詆尚書古文以為贋作訾議春

秋三傳以為謬于聖人之意至于黜儀禮疑周官莫不推之為漢儒之過也夫禹謨伊訓說命傅道之書可得而詆與春秋三傳去聖人最近可得盡訾與儀禮周禮周公經世大法可得疑且黜與漢儒守先待後之勤朱子蓋屢稱之後學紛紛之論其果有當與夫溯聖經之源流辯先儒之同異信而好古以仰賛尊經崇道之化學者事也其敷陳所見于篇

問歷代史書多有律歷一志所以授人時而興王道也

論者謂二事相為表裏理則然矣然其立法紛紛從來

靡定至我

皇上歴數在躬聲律身度以故天官之職超邁古今其於律

呂隔八之法圍徑之數莫不審究根源考定宻率誠千

古疑誤至今日而始明者也夫歴法古稱地平今則曰

地圓古立歳差今則曰恒星行古推贏縮今則曰高卑

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則曰星輪非今之故為異實

測則然也其所以然之故可縷而指與黄鐘律管司馬

遷曰八寸一分班固曰九寸呂覽又曰三寸九分三家果不同與抑未嘗不同而其說各有當與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圍徑之非其所定律管則仍徑一圍三之疏率也不遇聖神孰審其真與夫律歷二者皆生于算古算術有勾股有弦矢於以割圜測弧亦綦密矣今則有勾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圜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圜之外而八線之用始盡二者之算又皆歸于四率而比例以得之其理精微豈

無能明言其致者與夫禮樂歴象儒者宜知九章之名列于六藝多士或言其理或陳其數以仰佐制作之盛焉

榕村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郜世俊

榕村集卷二十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講義一

鼇峰講義有序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安溪先生還闕道過三山世遠時應中丞陳公聘主鼇峰書院九郡之英咸來就學因率諸生請先生詣講堂于時陳公暨學使車公咸

至馬環鑑亭而觀聽者無慮千人世遠請先生教言以開誘後生先生讓于陳東二公二公遜謝良久世遠復舉性理一章以請先生曰子為諸生講之素矣諸生豈有疑義相質者乎世遠顧謂諸生前問難先生誨示明切諄諄不倦聽者充然若有得也講席既散諸生顧記之以備觀省垂永久因與同學陳君萬策及先生從子鍾旺孫清植同憶所聞條之如左受業漳浦蔡世遠謹書

陳生羅登問未發之中程子謂不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李延平謂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未解其義曰朱子初年說未發之義謂日用間大要俱是巳發但就裏有天命之性一層便是未發後來見程子有所謂未發之時方疑未發有箇時候年四十後遂變前說人自有思慮未起耳目未交之時未發已發恰有兩箇時候不得以日用間皆為已發也程子所謂中不可求者蓋以未發之際著不得求字求便有思索有思索便

是心已動不可謂之未發矣延平觀字須活看過非是另有一心以觀一心只是時常提醒此心不令放逸昏惰要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有涵養工夫更不得有思慮以雜乎其間蓋人心至虛至靈本自光明惟存而不放則此心常在也問上蔡所謂常惺惺法者即此謂與曰然惺惺中自有未發之中在敬字原自通貫動靜如當無事時而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此涵養也至見大賓承大祭而敬行乎其中者亦涵養也蓋見大賓承

大祭人多打起精神惟當無事時能自提撕警覺敬所以無間斷也其實雖當應事接物時涵養之意何嘗不在凡其中之澄然清明者即是存心即是主敬不可專指涵養為屬静一邉也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至君子必慎其獨舊說滚成一片謂不覩不聞所以必戒懼者盖不覩聞雖甚幽暗然莫見莫顯即在于此是以君子慎之程子亦因此說朱子始分作存誠謹幾二義其理最精誠傳心之要也下節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于至靜之中即是由動而推至靜所謂敬以直内也由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是由初動而推至動所謂義以方外也方外直貫至應物處獨只是幾之方動事之起頭自此謹之無乎不謹以至于事理完當皆屬方外之事朱子分此兩節以兩故字作眼道也者三句恰對莫見乎隱二句是故君子以下對故君子必慎其獨二義既明凡經中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理皆如此直內方外所謂內者即心所謂外者即事凡義利公私是非邪正皆就事上見得敬只是收斂此心使常醒覺自然清明在躬若昏困便是不敬事至然後有義利公私是非邪正之可言件件剖別處置停停當當便是和便是方外問通書誠無為幾善惡其旨如何曰亦是此意無為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實心實理徹始徹終初未涉事故曰無為幾是由靜而動之介是非眞妄皆從此判此處審之既精

而後事為不至大段差錯所以謹獨為要也

問格物之義陽明固為異說但程朱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事理儘多從何處下手曰舊說解格作來温公解格作去如來之說則當作感召天下之物如去之說則物是物欲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之物言能去其物欲則心體便自虛明陽明以格為正物為事正事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凡此諸說自然非是程朱以格物為窮理當矣然亦須就要緊處格將去如舜明于庶

物察於人倫人倫中平庸無奇何可思索不知就上須大段與他思索一番方得透徹子孝臣忠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忠大有事在物物各有一性性即理也物性猶吾性也物各有牝牡雌雄是其夫婦之性海燕哺雛雌雄代至飲食之恩也羽毛稍長引雛習飛教誨之義也是其母子之性同巢鳥獸無不相倡相和是其兄弟之性類聚羣分是其朋友之性就中必有為之雄長者是其君臣之性蓋物雖殊而性則一此處窮盡便見得

萬物一體廓然有民胞物與之意而所謂生之有道取之有節此心自不容已至如草木臭味種種各别此則醫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務陽明因見一竹推格不去遂不以程朱之言為然殊不知格物原非止留心於一草一木之間而欲其忽然頓悟然苟因此遂廢却格物工夫則何處可以著心乎大學所謂格物中庸又謂之明善孟子又謂之知性蓋格物只是明箇善明善只是知箇性

王生世仁問性反之別如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性之者也行法俟命者反之者也竊疑行法君子豈必因干祿而後經德不回此處何從分別曰謂之行法則是有法在而君子行之也性之者聲為律而身為度不可以行法言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蘇子由言聖人之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縠者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間冠昏喪祭之等依樣做去所謂行法也

史孝廉大範問為已為人之義學者最宜蚤辨今日諸生圜聽如何是為已切要處求詳明剖示曰象山喻義講章最為親切所宜熟看為已非是使人不仕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何嘗不仕葢父母望子之心君子致用之學得科名膺爵祿亦是分内事未便是為人只看他意思是何如且如諸生作為文章只求心得便是為已打量去行世沽名便是為人為官而思所以濟人利物亦是為已必自為身家

之謀方是為人然為官而為子弟謀田宅者此固為人若訓飭子弟使之循規矩秉禮義能自守其家業雖是為子弟謀却是為已要之只須義理之介辨得分明而已問南軒有所為無所為之說是何如曰南軒之說須看得活凡人做事豈有無所為而為者即如為已亦是為著自已便是有為聖人許多事體須做出來豈不是有為只是為著理所當為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為孺子南軒所指盖謂涉於私心而為之

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耳

元亨利貞

臣謹案元亨利貞者天之四德也天德雖無形而于春夏秋冬見之盖方其春也生意初動萬物資之以為始而此生生不窮之理周流貫徹實統乎一歳之始終是則所謂元也及其夏也生氣滿盛雲雨交作萬品之物悉流其形是則所謂亨也至于秋則物已成就其形之所成與夫氣之所稟用之所宜者乃物之性命也至此

莫不秩然而各正是則所謂利也至于冬生意收斂而太和之元氣渾然包涵于内有以為復生之機是則所謂貞也以春夏言之生意動則必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秋冬言之性既完具而情之發生者已伏乎其中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以春生之氣之統天者言之則氣之初動藹然一生物之心是之謂乾始是心也無所偏私于其外故動而能以美利利天下無所留滯于其中故静而又能不言其所利也于是而總賛乾德之

大曰剛健云者謂其元亨之時流行通達莫之能禦承始亨而言也曰中正云者謂其利貞之時收斂堅固莫之能揺承性情而言也曰純粹精云者謂其生物之心肫篤而至純潔白而至粹微妙而至精蓋無一毫私偽之雜無一毫偏倚之駮又無一毫形迹未泯渣滓未融之粗也此又承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兩句而言臣惟聖人之言天德于此盡矣是以帝王體之動而法天之元亨則德澤旁流民物各遂其生其在卦象

則九五一爻兼統六陽而居尊位如乘六龍以御于天有以興雲氣雨下土者是已静而法天之利貞則大化既成民物各得其性其在卦象則九五居尊上下順應如一人首出于上垂象端拱而萬國之遠太和翔洽者是巳天以一元生成萬物故帝王亦體元以育正萬類所謂體元者體其生生之心也生生之心發于性之自然無所為而為者也其存于中也無計功謀利之意其及于民也無市恩干譽之私亦如天之以美利利天下

而不言所利焉故天德即聖學也聖學即王道也易言天德曰為玉為金詩言聖學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先儒言王道曰如精金美玉皆謂其至純至粹至精非如俗學之名利霸者之驩虞疵累之未消而粗猵之未化也臣愚見如此未審是否

消息盈虚

臣謹案消息盈虛亦于時見之春為陽氣之息夏為陽氣之盈秋為陽氣之消冬為陽氣之虛息則盈盈則消

消則虛虛則又息也在時序為消息盈虛以世運言之則曰治亂盛衰治猶陽氣之息君子道長民物孳生如歲之春温厚之氣行而草木萌動也盛猶陽氣之盈人民衆多物力豐阜如歲之夏炎熱光明而品物繁庶也亂猶陽氣之消君子道憂民物殘剝如歲之秋肅殺之氣行而草木摧傷也衰猶陽氣之虛人民蕭條物力耗匱如歲之冬寥落慘澹而萬類彫枯也是故易之取象以天道之消息盈虛做人事之興衰治亂雖然一歲之

消息盈虚天為之也天為之者雖有生長收藏而于物無傷其消與虚也乃陽氣斂息之常正所以為發生之機也一世之盛衰治亂人為之也人為之者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亂與衰也至于逆天理而悖天心人道或幾乎熄矣是何也天心之仁萬古不變而人欲之肆横流無窮故方其衰亂之極復開治運如沍寒之後再啟陽春此天心之不變者為之也由此觀之治生于天者也方其盛治之極變為衰亂則民物相殘而與草木之

順化凋零者異矣此人欲之横流者為之也由此觀之亂生于人者也

吉凶悔吝无咎

臣謹案人事之有吉凶悔吝亦如四時之循環也吉屬春吝屬夏凶屬秋悔屬冬吉者祥和之氣故屬春然吉之後必有肆意徇情之事而可羞吝者亦如春後之有夏陽盛既極微陰萌生也凶者慘殺之氣故屬秋然凶之後必有愧恨感悟之心而圖改悔者亦如秋後之有

冬陰道既窮一陽來復也恥過作非可以招禍故吝必致凶亦如夏後之有秋陰氣漸盛必至摧傷也改過遷善可以求福故悔必致吉亦如冬後之有春陽氣漸長馴致休和也吉者必有所得凶者必有所失悔者必有所憂吝者必有所虞虞者安也樂也吉凶其已著者也故曰言乎其失得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其未形者也故曰言乎其小疵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焉則如四時之有中氣也又如五行之有土也人無日不在吉凶

悔吝之中亦無日不欲避凶而趨吉者然避凶之心勝必至于害而茍免趨吉之心勝必至于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則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修其可吉之道而無心于獲吉至于既吉而其惴惴于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無意於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于无咎之心常安也是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者所以能无咎之機也悔而无咎則可以至于吉矣吉而无咎則不至于可吝矣吝而无咎則必不至于凶矣

凶而无咎則亦無所可悔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凡此此者皆以常理言爾天下固有作惡而獲吉修善而遇凶者然此其變也非常也變者不足以勝常者故曰貞勝貞者常也言以常者為勝也天地陰陽亦有愆過然而以常者觀示也日月光景亦有災譎然而以常者著明也天下之動氣數參差人事錯糅固紛然而不齊矣然既以常道為勝則其所常者豈有出于一理之外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成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之謂貞夫一而其道常伸于千古者彼夫回邪之福无妄之災時所偶致不久而復其常耳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乎一此易所為因貳以濟民行者也

易與天地凖章

或問易與天地凖以下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事無

與於易何也曰章首以易字冠之則是三節者皆言易也首節自易與天地準至情狀是言易之作盡天下之理也準者則也效也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也蓋仰而觀象於天俯而觀法於地則知陽明陰暗陽施陰納幽明之故可通而易中之晝夜有自來矣遠取諸物而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則知陽變陰化死生之說可悟而易中之進退有自做矣近取諸身精氣聚而為體質之區魂䰟交而生思慮之變則知陰靜陽動陽伸

陰屈而鬼神之情狀可測凡易中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自此通矣自與天地相似至能愛是言易之既作體天地之性而與之相似也陰陽剛柔仁義是三極之道性之藴也天道光明而下濟故易之一陰一陽周遍無方而其實理皆濟乎事物者天也地道順天而有常故易之一陰一陽旁通不滯而其定理皆截然方正者地也天以理為主而涵氣數之變故易中三極之道有以樂天理矣而復可以知氣數之命此其道所以不

憂而與高明者遊也地在氣之中而含生物之性故易中三極之道有以處氣數矣而復有以厚所性之德此其道所以能愛而與博厚者體也自範圍天地至无體是言易之既作至天地之命而範圍其化育之功也萬物者化之迹也易之理陰陽迭用能曲成之而不遺晝夜者化之機也易之理陰陽互根能貫通之而周知所以然者化者變易而已天地有存主之神合一不測故其推行之化通復不窮易之神合一不測如天地之无

方則其易通復不窮亦如天地之无體也大抵此二節是申第二章變化進退之義故第一節以進退晝夜言也第二節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言也第三節又合陰陽剛柔仁義進退晝夜而統言之也

堯典五條

厥民析之類驗之於民也鳥獸孳尾之類驗之於物也然百穀草木之生落榮枯乃時變之著者而不及之何也盖言東作言西成則是專主耕穫之事為重而百穀

草木皆在其中矣

堯時冬至日在虛今則在箕矣古法皆以為日行有差實則日行無差也其所以差者由于恒星有行度耳古人以恒星即為天體亘古平運而日月五緯之行有速有遲新歷則以亘古平運者為宗動之天一氣渾轉無光象者也恒星與日月五緯皆行於其中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奇金水隨日亦日行一度火二日行一度木十二日行一度土二十八日行一度至恒星則六

十七年竒乃行一度因恒星之行最遲故人莫之覺而以為不動耳惟恒星六十七年竒而移一度故日躔之在恒星者亦六十七年竒而差一度今改歳差為恒星行理異而法同也

王氏充耘以寅賓之類為厯象日星鳥之類為厯象星者極確然未言厯象月辰者在何處也葢厯象日月星辰一句是總綱分命四節則厯象日星之事也汝羲曁和一節則厯象月辰之事也日紀于星而成嵗故有分

至啟閉之節月會于辰而成月故有朔晦望弦之分分至啟閉者民事之所關也故以定其節候為先務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然亦於天道相為經緯而于庶政相為紀綱者非有以參合而整齊之則亦五紀亂而歴數乖矣是故測日晷考中星是所以歴象日星而使分至啟閉之無失節者也推交會置閏餘是所以歴象月辰而使朔晦望弦之無失期者也必至是而後歴事就故上云敬授人時而此以定四時成歲結之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似當專承象傲而言益諧之一字非所以用於事親而姦之一字亦非所以施於父母也夫父母之不愛舜以有象耳使舜不能與象和諧則益拂父母之心安能孝乎故能和諧於象者乃其所以盡孝也象之姦甚矣驟欲格而正之適長其惡耳舜惟以和氣薰蒸而嘿治之而不格正其姦惡如孟子萬章所述之事雖未必有之然亦可想見其親愛和厚而無幾微藏怒宿怨之心也

人不能順於父母者由不能和於凡弟也不能和於凡弟者由不能刑于寡妻也故凡人之情有妻子而友愛薄友愛薄而孝道踈矣堯聞舜之孝友而又聞其有鰥故曰我其試哉欲試其既有妻室而能孝友之不衰也

舜典 六條

舜濬哲文明則非啟明而嚚訟者比也溫恭允塞則非象恭者比也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則非方命圮族者比也乃言底可績則亦非靜言庸違而績用弗成比者

也一一與堯典相對

正日正字非用力字盖如正月之正乃是日之端首謂二至二分之日也此處不差則其餘皆不差如五器孔說亦有所據然於如字費解不若從傳

肇州節疑即使禹治水之事肇非獨訓始如所謂肇修人紀肇造區夏皆有整而理之之意即所謂九州攸同也封山即所謂九山刋旅也濬川即所謂九川滌源也其州數與禹貢不同者疑舜之前原有諸州之名舜始

定為十二至禹治水又并為九未必舜之肇州在禹治水之後也殛鯀興禹是一時事如此則無嫌于在四罪之前矣

經理山川及明刑兩事最大故舜首重其事而其後必使禹皐陶專掌之四罪一節上係明刑之次以見刑法之服人心下起咨牧命官以見用賢之先去惡也如堯典亦先記其辨共驩伯鯀之奸然後能咨岳以舉舜義例相似

以服字對宅字似當為衣服之服如赭衣之類是也三

就應氏可備一說然對三居言之亦當以古說為愈

陳氏以命專為君命與傳義異然命即言也納言是官

名納兼出納在其中言兼命在其中如今勑書與章奏

自君視之則皆國家之政事均謂之命可也

人心道心

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兩句分別極明白然試於人

身驗之則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四

肢之於安逸所謂人心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所謂道心也二者同出於耳目口鼻而有天理人欲之辨何哉蓋聲色臭味生於耳目口鼻者也恭從明聰則雖發於耳目口鼻而非生於耳目口鼻者也無主宰是者而使耳目口體徇其聲色臭味之好是心役於物也性制於形志受命於氣是之謂人欲之流有主張是者而使耳目口體效其恭從明聰之職是心役物也形制於性氣禀命於志是之謂天理之正譬之一家主人

用事而妻妾子弟奴僕聽命分職則所為莫非正理如妻妾子弟奴僕各行其志無所檢束則人人私意用事矣又如一國大君制命則自左右近習至於百官有司莫不守法奉令惟理之循不然則臣下各行其私政事豈有不亂者哉就耳目口體中分别理欲其大致不過如此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蓋此意也夫聲色臭味耳目口體之所欲也恭從明聰則豈為適耳目口體

之欲而然哉盖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本然之理當如是也南軒張氏曰無所為而為者為天理盖此意也

兼葭

序者以蒹葭喻秦俗白露喻禮義闕矣何不曰蒹葭者守禮義之士而白露者為秦俗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蒹葭蒼盛而霜露既降則惟有晦隱以善其身而已是以影響昧昧若恐聞於人而混迹人間初不異乎衆也

下泉

洌彼下泉說者以洌泉喻衰政蕭稂喻下國似非詩意易曰井洌寒泉食泉之洌者宜乎漑良田殖嘉穀也今所浸者苞稂耳苞蕭耳苞蓍耳此所刺與侯人同意盖爵禄不加於善士而恵澤不下於良民皆亂國之常也如是則何為而念周京乎以王命不行故小國無政若四國有王如郇伯者奉命布之則陰雨之所膏者黍苗彼稂莠蓬蒿安得奪其潤哉

常棣

常棣思兄弟也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次四章皆申其意蓋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則原隰之裒惟兄弟求之而已朋友有同患憂歎之情而無不反兵之義則急難禦侮之惟兄弟赴之而已曽是無喪無亂安寧之時而謂兄弟之好反不如友生乎故曰莫如兄弟也後三章則言友于之道凡兄弟之情不親者乾餱之愆而妻子之言間之也常人燕稺之時凡弟同食同

嬉故其情相篤長而日益遠焉則疎矣故必籩豆酒食日相飽飫則兄弟備在莫遠具邇而無異於孺慕時也常人未有妻子則其情專一有妻子而不同心則骨肉為之離間故必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同調則兄弟為之聯聚不但和樂而且耽慕以終身也然則敦兄弟之好者必宜爾室家而無有忿爭之事樂爾妻孥而無有離異之端然後兄弟之情可終人試究之圖之此豈不誠然乎哉後三章之意如此與舊說異

伐木

伐木思朋友也然其後及於諸父諸舅兄弟云者此詩蓋與常棣相首尾常棣之詩疑於朋友不如兄弟矣然朋友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以德義相成就去暗昧而即高明若出幽而遷喬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而世之朋友多所謂酒食游戲相徵逐者故有薄其所厚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矣必也友朋之騅自父舅兄弟先之友朋之樂與父舅兄弟共之然後親疎厚薄不失

其倫所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者其相孚之誠相成之義亦不能舍此而見取於賢人君子也是故常棣之詩得伐木而其理始備

鶴鳴

鶴鳴之詩盡取友求益之道鶴鳴聲聞誠則必動易所謂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也在渚在淵心同跡異易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也樹檀矣又有擇穀焉尊賢容衆易所謂包荒也石以攻玉取益無方風所謂采葑

采菲也上截是一意皆言其志合道同者下截是一意
皆言其弘收節取者

白駒

白駒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縶維朝夕
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為公為侯則
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韓子云子之中棄天脫馽羈
是也優游者猶豫遲迴之意言其不必優游而可以勉
決其遁思士大夫之相勇于去如此其周德之衰乎亂

章乃望其音問之常通此則朋友之情也

小宛

鳩一生九子以為兄弟之喻鳩飛戾天喻人之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則其守身之志決矣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螟蠕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於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申有懷二人之意也桑扈而啄粟療

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彌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儀之意也

蓼莪

蓼莪思親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傳曰父母既沒欲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欲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蓼莪孝子其斯志也

夫父母有善而不能繼不猶蓼蓼者莪之一變而為蒿蔚乎然則劬勞憔悴而生我者不能無忝所生是亦可哀也已缾受酒於罍者也缾罄則罍耻子受身於父母者也子而無善可稱則是為父母羞辱而已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之久哀之至也失其怙恃而銜恤靡至者情也念其生成鞠育而思報其德者義也南山之茂而飄風摇落之則其草木悴不滋矣父母之年而奄然奪之則其子安能成立乎哉穀善也害傷也人莫不

善而我何摧傷人莫不善而我何不終盖終篇皆有自責意焉如徒曰遭亂感時則寡味矣

楚茨

楚楚者茨始言祀先祖饗神保降神迎尸之事也繼言賓客助祭共為獻酬於神三獻之事也笑語卒獲非謂人之笑語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於是見祖宗之所在則所謂笑語卒獲者矣繼言工祝致告飲福受嘏之事也繼言送尸廢徹而備言燕私則祭畢而燕

於寢之事也祀事之始終大致盡於此詩也

旱麓

瞻彼旱麓終篇多以時物起興旱麓廣大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愷悌之徳協於山川福禄之生也亦濟濟焉而已有玉瓚則黄流注之君子有愷悌之徳比於金玉福禄之降也亦舍是安適哉然而愷悌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此愷悌之實也清酒騂牡序其事

也有干祿之本有愷悌之實然後可以修祀事而祈大福矣有柞棫之材則民之所燎也有君子之德則神之所勞也此祈福而神報之之應也條枚正直而葛藟自附之君子修德而正直感通其求福也豈有邪曲之行哉終干禄愷悌之意也

臣工噫嘻

臣工噫嘻祭稷詩也句龍主社而棄主稷三代共之周家受命推后稷為太祖郊祀配天則社稷之祭不敢斥

言后稷故呼保介之神而祝祈之先儒所謂農官之副是也先嗟嗟於臣工代神命人之意後嗟嗟于保介代人祈神之辭也春之既暮麥秋將至故欲其助上帝以錫康年使我得率衆人以觀刈穫後章又言自周公相成王制禮秩祀而既昭假于爾有神矣故爾當率是農夫以勤耕而終事蓋其生也專職則沒世主之二詩繼思文之後故知為郊社相附也嗟嗟噫嘻稼穡艱難念民命而發歎夏有雩祭取于吁者以此

榕村集卷二十三